



中国通史

印刷工业出版社

中国通史

主 编 赖新元

第六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大业十三年（613年）春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调，发动二次征辽战争。这次战争，被杨玄感起兵和国内人民起义的浪潮冲垮了。第三次征辽是在大业十四年（614年），当时国内人民起义已蓬勃发展起来，隋朝统治者为了组织力量镇压起义军队，不得不迅速撤还征辽军队，结束对高丽的战争。

隋代之所以能征调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徭役和兵役，是由于社会上“有人身的依赖关系，有人身的不自由（不管其程度如何），有人身当作附属物而固定在土地上的制度，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制度”。^①当然也和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分不开的。在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有新的发展，隋代国家及其统治者“几乎把农民以外一切人民的手和臂都支配了，一切有余的生活资料，尽握在君主及教主手中了”。“那种种令人惊异不止的遗迹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该帝国的君主和教主对这大群人有指挥的权力”。^②因之，由于大规模的徭役与战争，更加促使国内阶级状况的复杂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隋朝社会矛盾十分错综复杂。首先，以杨家为首的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军队、法律和—

① 《资本论》，卷3，1032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资本论》，卷1，399页。



切大权。这个集团在建国前后，曾实行一些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措施，因而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下来。但他们在统一全国战争结束以后，日益暴露其腐朽性和兼并性，杨广即位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深刻化了。他们内部倾轧，矛盾重重，“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①终于使这个集团自己孤立起来，即所谓“一人一物，扫地将尽”。^②这个集团中官僚贵族，广占田宅，压榨群众。有的人“家有旧业，资产素殷”。^③有的则自周、齐以来“强夺民田”，据为己有。^④更多的土地来源于赐田，如杨素两次受田共达一百三十多顷，其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役使百姓。^⑤其次，地方豪强门阀、僧侣贵族也是隋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山东、河北和江南地区都有所谓“郡大姓”、“县大姓”，同样具有腐朽性和兼并性。他们虽然曾遭受过隋朝的打击，但在地方上仍握有一定的势力。他们和以杨家为首的统治阶级是貌合神离，相互矛盾，特别是在杨广统治时代，极权专断，更助长了矛盾的增长。隋朝僧侣贵族势力有所发

① 《大唐新语》，卷10，厘革第21。

② 《贞观政要》，卷3，《论封建》。

③ 《隋书》，卷66，《房彦谦传》。

④ 《资治通鉴》，卷177，《隋纪》1，开皇十年。

⑤ 《隋书》，卷66，《荣毗传》。



展，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霸占田产，剥削百姓。在隋文帝倡行佛教之下，僧侣贵族从国家获得不少土地，如宣州妙显寺一次得“水田”二顷五十亩。^①蒲州善济寺僧侣贵族道英，“置庄三所，麻麦粟田皆在夏县东山深隐之所”。^②再次，隋代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是统治阶级中不占优势的阶层。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并能打击豪强士族和官僚权贵，以利自身的发展。因之，在隋建国前后，他们是隋朝统治集团的积极拥护者。后来在杨广倒行逆施的大征调中，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其中有一部分人日益破产，使之走向反隋的道路。

隋朝被统治阶级中以工奴、奴婢和广大农民群众为主体，他们虽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其生活都是非常痛苦的。到隋朝末年，社会大量土地多被隋朝统治集团和地方豪族所占有，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占田极少。早在文帝时“天下户口岁增，京畿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或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具事策问四方贡事，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③他们“虽有田畴，（也因）贫弱不

① 《全唐文》，卷28，《宣州稽亭山妙显寺碑铭》。

② 《高僧传》，2集34，《释道英传》。

③ 《隋书》，卷24，《食货志》。



能自耕”。^①此外，徭役与兵役给他们也造成了无比的灾难，除被“逆收数年之赋”外，还遭遇到严重迫害。为了营建宫室，“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复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②为了开河修渠，“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③男丁不足，又“始役妇人”。^④为了造舟巡游，“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⑤为了远征辽东，便遣官到东莱海口督造战船，工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民伕赶运武器粮秣，“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⑥隋末一首《挽舟者歌》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生活现实：

我儿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

- ① 《隋书》，卷4，《炀帝纪》。
- ② 《隋书》，卷4，《炀帝纪》。
- ③ 《开河记》。
- ④ 《资治通鉴》，卷181，《隋纪》5，大业元年。
- ⑤ 《资治通鉴》，卷180，《隋纪》4，大业四年。
- ⑥ 《资治通鉴》，卷181，《隋纪》5，大业七年。



前去三千程，此身安何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
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各族人民群众被迫害无法生存，即所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父子夫妻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① 采树皮、树叶、野菜或“煮土而食”者，^② 并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在某些地区“人乃相食”！^③

这一切，就将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推向绝境，“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④ 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全国最重要的生产区山东、河南、河北及江淮地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一带自然灾害严重，六一一年秋，山东、河南等地发生大水灾，淹没三十余郡。明年全国大旱，尤以山东为甚。因之，更加促进了社会矛盾的扩大和增长，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② 《资治通鉴》，卷183，《隋纪》7，大业十二年。

③ 《隋书》，卷24，《食货志》。

④ 《资治通鉴》，卷181，《隋纪》5，大业七年。



三、隋末农民战争

隋末农民战争首先爆发在山东地区。这一带人口密度较大，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单就冀州一地就有一百万户，为全国的九分之一。土地高度集中，自然灾害严重，同时又是征辽东的军事供应地，当地人民所受的迫害最为突出，负担既重，痛苦又深。因之，山东是全国矛盾的焦点，具备了首先爆发起义的一切条件。

大业七年（611年），在山东爆发了支派复杂和规模庞大的起义。邹平民王薄自称“知世郎”，并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稍侵半天，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①歌中明确反对隋炀帝的辽东战争，这种有力的号召，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各地“避征役者多往归之”。^②平原（山东德县）土豪刘霸道据豆子龛（山东惠民境）起义，众至十余万人；漳南（山东恩县西北）人孙安祖，家遭水害，妻子饿死，因而被迫据高

① 《古今风谣》（出自《类记》，卷6，刘仁轨：《河洛记·知世郎》）。

② 《资治通鉴》，卷181，《隋纪》5，大业七年。



鸡泊起义；郚（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蔺（河北景县西北）人高干达也相继起义。漳南人窦建德是被征召入伍征辽东的小军官，为人勇敢、正直而豪爽。因劝孙安祖起义，家属被官府杀害，建德遂率部众二百人起义，往投于高士达。不久，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众全归建德领导。建德领导的义军达万余人，是一支比较强盛的革命武装力量。

农民起义以燎原之势到处燃烧起来，所谓“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至万余人，攻陷城邑”，给隋朝统治者以严重的打击。杨广动员了很多兵力，命行军统帅、都尉、鹰扬郎将和地方郡县长吏配合镇压义军，“然莫能止”。^①

六一三年春，济阴（山东曹县）人孟海公据周桥起义，众至数万人。孟让于齐郡（山东济南）起义，不久与王薄合军，众至十余万人，成为山东、河北一带起义军的主力。此外，北海（山东益都）郭方预、平原郝孝德、河间（河北今县）格谦、渤海（山东惠民）孙宣雅等亦相继起义，多者众至十余万人，少者亦不下数万人。所在官军，望风溃败。当时隋王朝在山东、河北地区只有齐郡丞张须陁支撑局面，他对义军的威胁很大。

大起义震动了隋朝统治集团。礼部尚书杨玄感乘杨

① 《资治通鉴》，卷181，《隋纪》5，大业七年。



帝再征辽东之际，于六一三年六月据黎阳起兵，反对以杨广为首的隋朝统治集团。杨玄感是大将杨素的儿子，当杨帝再征辽东之前，被派到黎阳督运给养。他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很早以来就广交海内“豪杰”，到黎阳后便马上和王仲伯、赵怀义等武将密谋起兵，推翻隋炀帝的统治。杨玄感起兵以后，贵族出身的李密曾来投献策，建议趁杨广征辽之际，应急速率兵北上，据临榆（山海关）之险，以扼杨广归路，并能歼灭之。杨玄感未能采纳这一正确意见，而令大军转攻东部洛阳，以期夺取帝位。他以“解倒悬之急”为号召，各地人民纷纷响应起兵。不久杨玄感军队达到十余万人，并进围东都。杨广闻讯后，密令从辽东撤兵，派遣陈棱、宇文述等军讨伐玄感，又命卫文升从关中东上夹击。七月间，宇文述、卫文升两军赶至，杨玄感错误地将兵力分为两路，东拒宇文述，西抗卫文升，自己陷入被动地位。后因兵力分散而解东都之围，向西进发，于阌乡（河南陕县境）附近，为隋军包围，大败。杨玄感自杀，起兵群众被隋军屠杀者达三万人。

杨玄感的起兵，对当时农民革命形势的影响很大，它促使了杨广二次征辽的失败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分裂，从而极大地降低了隋朝政权的威信，客观上推动了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直接响应杨玄感起兵的有余杭人刘元进和梁郡（河



南商丘)人韩相国。韩相国起义后,旬月之间众至十余万人,攻占郡县,克襄城;刘元进起义后,以反对杨广再征东南人民伐辽东为号召,义军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吴郡还俗道人朱燮率徒众数十人、毗陵(江苏武进)人管崇聚众十余万人,响应刘元进起兵。他们于吴郡共推刘元进为天子,署置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和建安(初建瓯)豪杰多执长吏应之。刘元进由吴郡攻丹阳,隋将吐万绪败之,元进退至建安,杨广再遣江都丞王世充率淮南兵数万人进攻刘元进,义军终于失败。

六一三年年底,有些地区宗教徒也开始聚众起义,扶风人向海明自称弥勒佛出世,率教徒起兵,众至数万人,不久为隋将杨义臣所败。

这时重要的义军还有杜伏威领导的队伍。杜伏威是齐州章丘(山东今县)人,少“不治产业,家贫无以自给”。^①为人勇敢多智,与同乡辅公柝为友。六一三年,年仅十六岁的杜伏威和辅公柝一同率众起义,先入长白山,后转战至淮南,收编苗海潮等小股义军,大败隋将宋颢,成为淮上义军中一支劲旅。

六一四年和六一五年之际,全国又有许多新起义军,陕西有刘迦论,山西有王须拔和魏刀儿,山东有左孝友,河北有卢明月,河南有朱粲,江淮有李子通,各

① 《旧唐书》,卷56,《杜伏威传》。



支义军多者达十余万人。

到六一五年年底，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了全国各地。据记载，当时各地义军不下百数起，参加人数约在数百万以上。他们分别活动于今之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甘肃以及广东等广大地区，基本上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起义形势。

参加反隋起义的成分是极其复杂的，除农民是反隋大起义的主力外，许多奴婢、盐户、工匠、渔人、猎户等被压迫的群众也积极参加了反隋斗争。在起义队伍中也有宗教徒、士兵、士人和少数民族。此外，还包括一部分中小地主和少数大地主官僚分子。反隋起义的成分之所以复杂是由隋末社会状况特别是阶级状况所决定的。尽管成分复杂，但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以杨广为首的隋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

初期义军多是一呼而起，斗争是自发的，没有准备和计划，缺乏必要的组织、装备和军事训练，势力分散，互不配合。虽然也取得某些军事胜利，但就总的情况来看仍处于被动地位。隋朝统治者凭借着强大的国家机构和装备优越、训练有素的军队，对义军进行疯狂的反扑和镇压，他们的主力军队并没有被义军打垮，河北的郭绚、河南的张须陁以及江淮的王世充等部仍严重地威胁着各地起义军。河北、山东大族也结垒聚堡，武装



乡民，“纠合宗党，保固村间”，^①以抗击义军，使义军发展受到阻碍。

隋朝统治者对义军采取了血腥的镇压政策，一方面“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②实行坚壁清野；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对起义军队“不尽加诛，无以惩后”，^③大肆屠杀起义军队和无辜群众。隋将樊子盖镇压关中义军时，曾“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义军降者“皆坑之”。^④王世充击破余杭刘元进时，刘部溃散，王焚香发誓，伪称降者不杀，骗来溃散义军三万人，皆坑之于建安附近的黄亭涧。统治者的野蛮残暴行为，并不能阻止人民起义的发展，只能引起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

大业十二年（616年）前后，全国农民起义进入了高潮阶段。以杨广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北方被义军打得焦头烂额，惊慌失措。杨广甚至是“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⑤这年七月，杨广被迫逃往江都，企图挽救不可收拾的局面，重新部署力量，作垂死挣扎。一方面将最精锐的卫队如陈棱、杨义

① 《资治通鉴》，卷182，《隋纪》6，大业十一年。

② 《资治通鉴》，卷182，《隋纪》6，大业九年。

③ 《旧唐书》，卷185，《李君球传》。

④ 《资治通鉴》，卷182，《隋纪》6，大业十一年。

⑤ 《资治通鉴》，卷183，《隋纪》7，大业十二年。



臣等部投入战斗；另一方面在斗争激烈的北方设置了高级军事专员，以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张须陁为“河南十二郡黜陟过捕大使”，借以加强对农民起义的镇压。

这时全国各地义军更加活跃起来，统治者实行的任何措施都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都不能扭转农民革命的历史车轮。几年来，全国人民在尖锐的斗争中，吸取了无数次的血的教训，积累起自己的斗争经验。虽然各地义军有的是失败了，但也有许多支义军自相联合，逐步由被动而转为主动。终于在六一六年末全国形成了三支主要义军势力：河南翟让、李密组织的瓦岗义军；占据河北地区的窦建德义军；活跃于江淮流域的杜伏威义军。

六一六年十月，韦城（河南滑县东南）人翟让据瓦岗（滑县南）组织起一支强大义军，是为历史上著名的瓦岗军。最初，瓦岗军仅有翟让、单雄信、徐世勣等几位领导者，起义人数虽然不多，但多是河北、山东一带“渔猎之手，善用长枪”，^①很有战斗能力。不久，曾帮助杨玄感起兵的李密也投到瓦岗军中。李密对瓦岗军的壮大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在他的联络之下，河南小股义军如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等部纷纷归附于瓦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



岗军，愿受翟让统一领导。经过一个时期整顿后，瓦岗军便开始主动出击官军。六一六年末，瓦岗军与隋将张须陁部在荥阳附近展开了尖锐的武装斗争。张须陁率领大军仍以往日的威风轻视瓦岗军，李密和翟让事先分析了“勇而无谋”的张须陁及其领导的“既骄且狠”的官军情况以后，布置了一个较为周密的阵势，便开始接战。翟让首先率领一支军队出战，张须陁以优势兵力还击，在两军激战难解难分之际，李密、王伯当和徐世贵等伏兵四起，合军猛力围攻张须陁，结果张须陁战死，其队伍全部被歼。经此战役，隋朝的“河南郡县为之丧气”。^①而瓦岗军却奠定了胜利基础。六一七年，瓦岗军乘胜连克隋朝“米逾巨亿”的兴洛仓、回洛仓和黎阳仓，瓦岗军便有了充足的给养。当时留守东都的隋越王杨侗为了挽救败局，便收拾残兵败将，征募贵族子弟，组织力量反扑。李密闻讯后，在周密的计划部署下一举大败杨侗军队。李密在战斗中表现了杰出的领导与组织能力，因而被翟让推为瓦岗军的统帅，建号“魏公”，成为“赵魏以南、江淮以北”^②起义军的盟主。孟让也以长白义军归属瓦岗军。瓦岗军发展成为数十万人的队伍，占有河南大部郡县，威震中原，所谓“七国之地，

① 《资治通鉴》，卷183，《隋纪》7，大业十二年。

② 《资治通鉴》，卷183，《隋纪》7，义宁元年。



四为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①“城之所破，将半天下”。^②隋将王世充受命增援东部，也不可挽回隋朝的灭亡命运。

河北窦建德军经历了一系列的战斗考验之后，更加坚强起来。隋朝统治者为了镇压这支义军，曾于六一六年十二月派郭绚率兵万人来战，当时窦建德没有主动迎战，而伪称与友军高士达部不和，曾遣使请降，郭绚信以为真，遂引兵随建德攻高士达，行至长河（河北故城县），建德乘郭绚不备之际以精兵七千人人大败之，郭绚被杀，全军覆没。窦建德自长河之捷以后，收集了张金称、高士达的溃散余部，势力更加发展。同时，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杨义臣因威名过盛而被调走，隋在河北的实力大为削弱，这更有利于窦建德的发展。六一七年正月，建德于乐寿（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攻占信都（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强兵达十余万人。七月间于河间七里井附近全歼隋朝河北主力薛世雄军。经过这次决定性的战役，窦建德军已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

六一六年，杜伏威在江淮地区也有很大的进展。当年七月间他已经占领了很有战略意义的六合，明年正月

① 《魏郑公文集》，卷3，《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

② 《魏郑公文集》，卷3，《与徐世勣书》。



间又打败了陈棱军队。乘胜攻占高邮，率兵据历阳（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辅公柘为长史。江淮之间小股义军纷纷归附，杜伏威尽有江东、淮南等地。杜伏威的军队，“人自为战，所向无敌”，^①已成为江淮地区的强大势力，严重地威胁了杨广在江都的统治地位。

隋朝在河北、河南及江淮等地义军沉重打击之下，狼狈不堪，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长安、洛阳和江都完全陷于孤立状态，以杨广为首的一小撮反动派，异常恐慌，丑态百出。隋帝国已趋于土崩瓦解境地，即所谓“十分天下，九为盗贼”，^②“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③历史的行程，已经决定了隋王朝的灭亡命运。。

隋朝灭亡前夕，有许多边远地区的地主军阀纷纷起兵，脱离隋朝，各自独立，割据一方。六一七年二月，朔方（陕西横山）鹰郎将梁师都起兵，据有雕阴（陕西郿县北）、弘化（甘肃庆阳）、延安等地；马邑（山西朔县）校尉刘武周起兵；四月，金城（甘肃兰州）校尉薛举起兵，攻西平（青海西宁）、浇河（陕西西宁镇）二郡，领有陇西诸地，众至十三万；五月，太原留守李渊起兵；七月，武威鹰扬府司李轨起兵，领有河西五郡

① 《资治通鉴》，卷 183，《隋纪》7，义宁元年。

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 2。

③ 《资治通鉴》，卷 183，《隋纪》7，大业十二年。

